



幸福高铁

□杨力

2021年元旦,我和父母坐上成渝高铁,一小时候,便从成都回到了故乡重庆。

和故乡亲人团聚,激动又兴奋。大家从天南地北赶回,聚在一起谈论最多的是各自引以为傲的事情。堂弟在成都参与东安湖体育公园建设,作为2021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闭幕式主会场,东安湖体育公园已经是成都令人瞩目的新地标。侄子大学毕业分到成都铁路港工作,从那儿开出的每一趟中欧班列,都承载着他的汗水……而我最深的感受,则要从成渝铁路说起。

儿时的记忆里,父母一直都很奔波。他们是铁路干线职工,四川的铁路铺到哪儿,他们的身影就战斗在哪儿。

1952年,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建成通车,为此,毛泽东题词:“庆贺成渝铁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天成路。”成渝铁路西起成都、东至重庆,是连接川西川东的经济交通大动脉。据说,先后有上百万军民参与了铁路的修建。因铁路需要100多万根枕木,四川便掀起了献枕木运动。一些青年献出做新床的木料,有人还献出了珍藏多年的樟木、楠木。

父母很骄傲成为这条铁路的亲历者和建设者。他们一个从部队转业,一个从学校分配,修建铁路让他们相识相知,也让他们相守相爱。铁路修通后,父母就随单位留在了成都。小时候,父母经常把我带到铺好的铁轨边玩耍,笔直的铁路延伸出我的视线,在幼小的心灵中,我懵懂地认为,铁路尽头就是老家重庆,坐火车需要十多个小时。

成都与重庆,蜀水与巴山,亲密的两兄弟,见上一面却十分不易。

印象中每逢年节,我们就会有一趟亲情之旅。从成都到重庆,几百公里,先在内江长时间停留甚至中途转车,改换另一辆绿皮火车回老家。老旧的列车始终喘着粗气,像一头老牛,驮着旅人在山岭间穿行,喷出的煤炭灰经常把伸出车窗外贪玩的孩子呛得灰头土脸咳嗽不止,桌上的毛巾、冷馒头,还有瓷盘里的水全都浮上一层细灰。跑累了火车

无数次在小站停靠,歇上一歇,等攒够了劲儿再慢慢上路。

时光转眼到了1995年。那年国庆,我们举家回重庆探亲,走的是刚刚通车的成渝高速。绿皮火车曾经一天一夜的距离,我们四个小时就“缝合”了。父母笑得合不拢嘴,他们说像做梦。

时代的发展总是超乎我们的想象。2015年底,“十一五”国家重点铁路建设项目成渝高铁开通,更紧密地把西部两个中心城市和沿线经济建设发展重镇联系到了一起,对建设“一带一路”区域合作、提升成渝经济区合作走廊的意义和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对普通百姓来讲,成渝高速的四小时变成了成渝高铁的两小时,重庆的亲友们来成都探亲,早上出发,中午已坐在一起吃饭聊天。那热乎劲儿,那满足感,从大家舒展的眉头便可知晓。

如今,成渝高铁提速,实现一小时直达。我的许多亲友乘着越来越便利的交通工具,往返于成渝两地上学、上班、访亲会友……前面提到的我的堂弟,他在一家大型建筑公司工作。当年他刚结婚,公司

派他到成都工作,他死活不愿意,原因只有一个:回一趟重庆不容易。后来他慢慢习惯了成都的环境,找的媳妇也是川妹子,情定了,心却一直不定,因为父母和很多亲人还在重庆。现在,成渝高铁通了,提速了,看望父母、走访亲人变得十分容易,天天扑在成都东安湖体育公园搞建设的堂弟干起活儿来特别有劲。

成渝双城的便捷,给许多年轻人带来了更多的选择。我在重庆的一个侄子,就放弃了出国的机会来到天府国际机场上班,除了看好国家的发展,热爱脚下这一片热土,更重要的是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往返成都与重庆,就像从一个家到另一个家串门一样方便。

新年新气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正在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新板块。一辆辆飞驰的“子弹头”,把曾经“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变成了坦途。从十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到现在一小时的高铁,拉近的不仅是距离,更是一颗颗民心,是如我父母一样的老百姓舒展的眉头和千万张幸福惬意的笑脸。



你好,2021

登高逐梦 岁月含香

□凌云

新年登高,是近年来的家庭惯例。经历了一言难尽的2020年,感受尤深。

元旦,北碚缙云山“牛气冲天嗨翻缙城”新年登高活动的消息在朋友圈刷屏,好几个微信群里也在转发万盛奥林匹克公园里市民登高健身迎接新年的图片……嘿,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站在2021年的新起点,山水之城的人们初心未改,仍然喜欢用这样“最重庆”的方式拥抱生活、祝福明天!

新年第一天,我们选择南山寻梅。南山是重庆主城区的“肺叶”,森林葱郁,风景秀美,还有着种植梅花的悠久历史。深冬时节,正是腊梅香飘满山的时候。

寒风萧索,南山植物园却已透露出春的消息。高大的落叶乔木虽褪去颜色只剩线条,但艺术味十足,间或有红黄的彩叶和青嫩的新芽交相辉映,像是冬天和春天在即将交替之际形成的默契。往梅园去的路上,已有数枝红梅星星点点地绽露笑颜,偶尔走过一树繁花,暗香袭来,淡淡的,沁人心脾。

腊梅是这园里绝对的主角。新年的阳光,似乎为它们注入了新的能量,那扑面而来的冲天香阵,顷刻间就让游人深陷其中。“好久没有呼吸到这么香甜的空气了!”扶老携幼的人们流连在金灿灿的花丛中,纷纷由衷感叹。过去的一年里,疫情困着大家的生活,口罩阻断了自由的呼吸,所幸幸国上下勤力同心艰难战“疫”,大家的生活才终于回归正常轨道,得以重出户外拥抱天地间的诸般美好。

“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此时此刻的梅园中,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的真义!

登高的过程,亦满怀抚今追昔鉴往如来的思考。梅园深处,有青松翠竹相伴,尽显“岁寒三友”风采,激励着我们步步向前,朝着更高处的山峰攀登。登上山茶园,行到“同盟国驻渝外交机构旧址群”所在地,瞻仰抗战遗迹,重温历史记忆,不免再生山河无恙岁月静好之感慨,再次共鸣于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新年贺词中的殷殷希冀:“惟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惟愿和顺致祥、幸福美满!”

登高望远,满目青山,我们亦深深为重庆近年来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取得的成绩而自豪。“十三五”末,重庆的森林覆盖率已超50%，“两岸青山 千里林带”建设接续实施,集街巷步道、滨江步道、山林步道为一体的山城步道网络正在不断延伸……错过了一年的花儿,已在新年如约而至,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还有什么能阻挡我们追求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奋进步伐呢?

买花的人儿很多。下山的公交车上,挤挤挨挨的腊梅花香飘一路,口罩也隔不断人们的欢笑声和空气里的甜蜜。想起以前读到的一句话:“风有常,花有信,以花事次第记载时光,于是岁月含香……”感觉妙不可言!

人间味

冬日荷香

□徐光惠

往常,一年四季当中,我最不喜的就是冬天。冬天昼短夜长,大地原野一片萧瑟、荒寂,天空大部分时间是灰色,要是再下几天连绵的冬雨,更是让人徒生惆怅,做啥事都没了热情。

女友小陶说:“小惠,没事出去走走吧。”“好啊,出去走走。”我欢喜地答应。入冬以来,整天窝在家里,仿佛进入了冬眠状态,有时坐在电脑前,许久敲不出一篇文章,要不就是看无聊的电视剧,打发难捱的时光。

天空依旧灰暗,风吹在脸上、脖颈里,凉飕飕的。我和小陶信步朝郊外走,边走边说着话,不知不觉到了荷花山庄。远远地望过去,四周不见一个游人,空寂无声。每年盛夏,这里的荷花如约绽放,粉的、白的、红的,朵朵娇媚仿若凝脂,满园芬芳,吸引了众多游人前来赏荷、拍照,迷了醉醉的心。

走近荷塘,曾经的繁花盛景已消失殆尽,只剩下光秃秃的黑褐色茎秆,横七竖八斜插在水中,或枯萎,或弯折,或低垂,或匍匐,摇摇欲坠。几片干枯的荷叶卷曲耷拉着,如病入膏肓的老妪,不由生出几分落寞与叹息。

行走荷塘边,一阵风掠过,我突然发觉,那些纤细的茎秆在寒风中左右摇摆,却始终努力保持着向上的姿态,透露着不屈的气度,淡然超脱。它们绝不自我怜惜,它们无声地接受着从繁华到衰落的过程,默默积蓄能量,等待来年涅槃重生。

我不再为眼前的冬日残荷悲叹伤感,一股力量自体内升腾,一点一点温暖心间。

天上突然下起淅淅沥沥的小雨,毫无征兆。从荷花山庄出来,路边不远处,有一小饭店,名“荷香饭店”。一中年女子坐在桌边择菜。女子生得眉目清秀,一头乌黑的长发自然地披在胸前,着一身得体的蓝底印花旗袍,显得娴静温婉。因没带雨具,我们手遮头顶,一路小跑到屋檐下避

雨。女子见状,热情招呼道:“进来坐会儿吧,等雨停了再走。”

我们进屋坐下,心存感激。小店不大,只摆了几张桌椅,却布置得温馨雅致,墙上挂着两幅清新的荷花字画,桌椅古色古香。墙上的菜名都与荷花有关:“荷花粥”“荷叶粉蒸肉”“炸荷花”“拔丝莲子”“藕粉圆子”等。“店名不错。”我说。“我从小喜欢荷花,名字里也有一个荷字,所以就起了这店名。”女子说。

“冬天生意不是很好吧?也没荷花看。”“嗯,夏天来这里看荷花的人特别多,生意忙不过来,还请了服务员,冬天是淡季,我就自个儿做。”女子点点头,起身往里屋走。我发现,她的左脚明显短了一截,走路的时候一瘸一拐。我心里咯噔一下,没想到她竟是残疾人。

“天冷,你们喝杯热茶吧。”女子端出两杯热茶。我们接过来,向她道谢。

“你的脚怎么了?”我问。

“三十岁那年,我出了场车祸,捡了一条命回来,左脚就这样了,从前对我关心体贴的丈夫从此对我没了好脸色,对女儿也不管不顾,一年后我们离婚了,我带着女儿独自生活。刚开始,我当过服务员,摆过水果摊,甚至扫过厕所,日子真的很艰难,苦水只能往肚里咽,我看不到生活的希望,整日郁郁寡欢。但后来我慢慢想通了,觉得自己只不过是残了一只脚,没啥大不了的,既然老天留了我一条命,我就不能辜负上天对我的垂怜,不能这样浑浑噩噩过一辈子,我还有可爱的女儿和亲人,我要开开心心地工作、生活,在家人的帮助下,我开了这家小店。现在,女儿很懂事,家人也很关心我。我相信,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的。”

女子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风轻云淡,眉宇间透露出坚韧、从容,不觉让人心生感动。她虽身有残疾,却如那冬日残荷般傲然站立,散发着淡淡荷香,活成了自己最美的模样。

月盈怀

乡路

□苏伦

回家的路,我很熟。那是出山的唯一通道,一色青石板铺就,转过几道弯,就是村子尽头。才学会站立我就上了路,踩过路上每一块石板,爬过路旁每一株桑树,数过中间一排排石臼。我在路上学会奔跑,也在路上摔过跟头。

回家的路,很平常。路旁是小山,山脚淌小河,河边长毛竹,竹下有篱笆。家,就在篱笆的尽头。年少时,我从那里出走,偶尔回家,迎接我的,总是那条老黄狗。

回家的路,很想走。离家时曾想,天南海北任我游。走过无数村庄,路过无数城

市,沿途景色优美,道路宽阔,处处高楼。可梦里最清晰的,还是那个小山村,黄昏里,穿上母亲缝制的布鞋,在石板路上走一走。

回家的路,阻且长。年头到年尾,从春走到了秋;走了一年又一年,岁月白了少年头;走了一代又一代,欲罢难休。如今啊,回家的路越走越远,我在这头,家乡在那头。

北风号,天正寒。究竟有多少回不去的乡村,有多少说不出的乡愁,又有多少脚步为情所牵、为势所困。愿天下人故乡如梦,岁月安好。

孺子牛颂

□邹井高

孺子牛者,民之公仆也。孙中山有云:余生为民奴隶,当牛做马也。余爱牛之禀性,慕牛之忠贞。其形象也,躯壮如垤,骨硬如铁,筋韧如骨,目疾如雷。其勤劳也,驾长车而远途跋涉,驱犍犁而躬耕田土,居南方而不畏烈日,住北方而不惧风雪,草草棚而不怕污秽,好清廉而不须性别,食青草而勇挤乳奶,利天下而皮肉俱裂。其为民之精忠也,虽百兽无所匹,望长空而飘然也,视生死而度外。

嗚呼!世之芸芸众生者,其处世也,浑浑噩噩,不求进取,碌碌无为,不以为耻,与牛相比,颜面何堪?世之为孺子牛者亦众矣,其处世也,堂堂正正,磊磊落落,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取之于民者甚少,献之于民者甚多。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乃国家之栋梁。

吾爱牛,特而歌之,更爱孺子牛,故而颂之。

三峡恋歌(组章)

□符纯荣

峡风

醇厚,自然,热情,一如三峡人质朴的情怀。从宽阔江面进入紧逼峡谷,触手可及的峡壁,悬在头顶的险峰和急流江水,顿时令人头晕目眩。抬头仰望间,江风裹挟着凉爽的意境穿峡而过,清激了来此经受洗礼的心灵。悬崖,绝壁,江花怒放,云雾如梦……

于是,那些充满激情的歌唱,被峡风一次次唤醒。

于是,多么美妙的诗意接踵而至,鲜活了整条峡江。

结伴而行。峡风会以情人般排侧缠绵的情怀,给予你永生难忘的回忆。

三峡红叶

于峭壁陡峰之上,写下浓烈的诗句。透过清晰的脉络,可以聆听:

江水日夜奔流,微风拂过发际,雨丝浅唱低吟。

我曾两次去三峡,都不是红叶满山的季节。那傲立峰巅、满江酡红的景致,只能在他人的影像和文字里去感受。

某一天,一枚红叶自三峡飞来,带着淡淡的清香,划出一道明丽的航线。

是一位友人送我的。展望那张红红的笑脸,浓浓情谊迅速弥漫心头。感受着多情的雨,温顺的风,感受着未曾褪色的友谊。

一枚红叶,成为岁月真情的见证。

小三峡记忆

把比例缩小。或许,就可以触摸到你神秘的肢体了。

阳光下,水位升高的大宁河,闪烁着七彩的光斑。如此圣洁的处女之身,谁忍心践踏和玷污?缩小的三峡,绝壁遍地耸立,

雄、奇、险、秀随处可见。

被木船囚禁的人,哪怕将手、脚伸长,还是和自然美景多了一段无法省略的距离。

如果回到当年,那些躬腰曲背的拉纤汉子,才是活得最为坦诚的人。只有他们,与生命的绚烂如此贴近。

只有他们,才有资格把身体一再放低,直到抵拢大地的胸襟。

三峡石

只花去几分钟时间,我便拾满一袋晶莹的三峡石。多么精巧的石子,安躺在大自然的闺房。

经历过多少风雨,才能出落得如此美丽?不拘一格,巧夺天工的美,让人生出无尽的遐想——沿着五彩斑斓的纹路,可以抵达诗意的远方。

我看见,一道甜美的笑容正在盛开。

犹如峰巅迎风摇曳的映山红,逼人双目;又像河畔洗衣的三峡妹子,动人心扉……

江花

江花遍野,染红了天空、绝壁和流动的江水。如一行行生命的绝句,被季节写就;

如一支支铿锵的赞歌,被岁月唱响。

多么绚丽的江花,引来众多水鸟和矫健的鹰。在窄小的峡谷,翅膀急促拍打,花瓣轻轻颤抖,生动了一幅水墨写意。

两岸绝壁,犹如刀劈斧削;中间是江水,奔腾而过。沉寂亿万年的绝壁,总会有一些思想冲破封锁,展示出生命的抗争与美丽。

一粒纤尖的位置,却能迸发出激情的歌唱!——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江花。